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熊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西臺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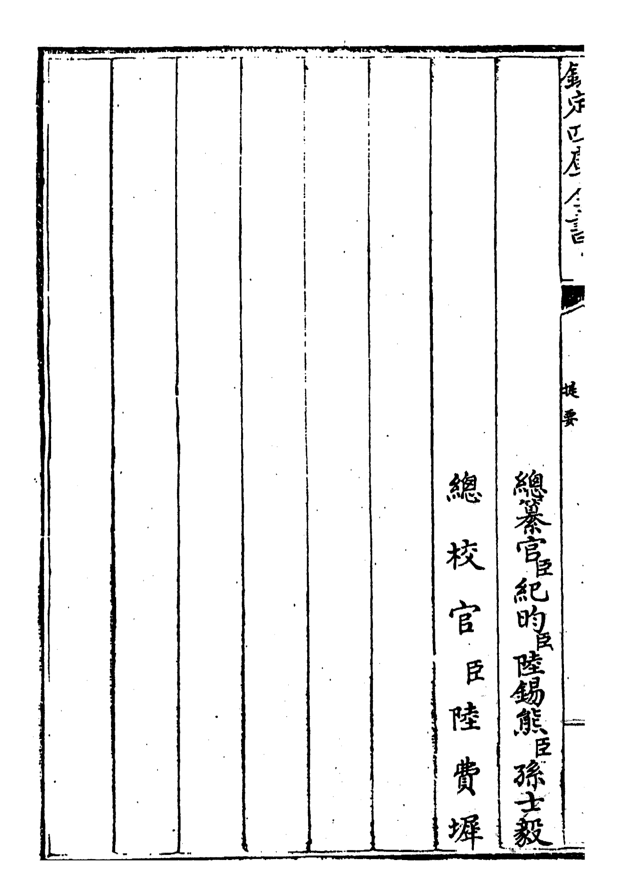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西臺集二十卷宋畢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鄭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仲衍同舉進士歷仕州縣元祐初名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籍終于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宫宗史

附載入士安傳末敘其事迹頗詳厲鶚宋詩紀事以為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略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絶于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已尠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為傳寫之悞謹仍依

讀書志釐為二十卷亦幾幾乎還其舊矣仲游少負儁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黄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擢為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辨有餘萬萬斛之致于軾文軌轍最近針芥之契殆由于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

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為浮誇誕謾之談盖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游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名徳漸漬薫陶故發為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于口未畏于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温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悉如所

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矣又永樂大典有畢仲衍上編次官制卷目劄子一道亦題作西臺集考宋史載仲衍為官制局檢討文字千萬計損益刪補曲盡其當或由仲衍無集故附入仲游集中歟今亦並存以備考證至開啟疏樂詞諸篇非文章之正體今以原籍所有姑録存之而刋本則概從刪削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西臺集卷一

宋　畢仲游　撰

奏狀

理會科場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内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

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猝無須㬰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觧府事待罪儒館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説尚詩賦者則指經義為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於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為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於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已未決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説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為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與以聖人之經原聖

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反宜於世耶盍亦要其本末始終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為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為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為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

康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於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為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葢言聖人之經幽深閎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

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為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以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於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為卜利禄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為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卑經術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

為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於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為舉子之所亂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為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令而不為何損於經則既以經術為卜利祿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慮交于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為術不善則一矣豈可逆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

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旣問得失則不得不趨時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焉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閒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閒經義皆班班附會春秋以為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於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必有得失之慮旣慮得失

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王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皆以經義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為無用然作圓丘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已無益所以不為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

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于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於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為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於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為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

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爾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為科舉之後便與不便爾蓋詩賦雖若無足為者而題目或出於經或出於史或出於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

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説經義與旣罷詩賦之後專治經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麤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麤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於事是其名則卑而施於科舉偶得其術而便爾至於經義則不然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論題自見所出易於爲

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經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麤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暇留意於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於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爾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詩賦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倣復鄉舉里選

如止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知其術可取者為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知其術之不便者為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三也至於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于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

可用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為豫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為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尚專門試官多用偏見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為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為不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畧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詩賦之外更知經爾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

觀其詞釆策論以觀其經術時務論題出於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為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為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葢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於易或出於禮或出於詩書或出於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於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於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為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於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于五經所以

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亦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為詩賦留意與為經旨而留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軀之令狹也為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為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

詩賦而有不能為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于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益明經近於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將自化而為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於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於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為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

既罷之後嘗詔天下求窮經謀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為博士教官使傳道於諸生則今日之所尚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益舊政已廢而復之具名近古而改之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並舉才無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擇

貼黄

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慎於更改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為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曾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多出于昔日進士之科其為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為科舉而已益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于其間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

士過於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即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慎于更改為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絶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既為詩賦策論而又於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鋭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試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

試策今於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
試詩賦不惟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
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為經術
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
名第皆借以為干祿之具非真所謂經術也與詩賦
何異

耀州理會賑濟奏狀

當州准定國軍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契勘耀州官吏賑

糶斛斗違法不當事理分明已具奏聞及節次牒本州取勘依條施行差人取索公案即不坐到奏劾違法事件未知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如何賑糶違法緣自推行賑濟以來累准提舉常平司取會點檢不一其間本州措置賑糶別有因依合具奏陳者

一檢准元豐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賑濟穀不足者許勸誘有力戶出辦有餘納本倉仍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勘會本州昨來夏旱放稅七分以上至八九分據

諸縣依條抄錄到闕食之人共四萬八千餘戶計一十七萬九千餘口雖累准提舉常平司牒指揮催促依條勸誘鄉郭有力之家出辦斛斗本州備錄行下諸縣之後大縣勸誘不過三千石上下小縣千石以下內除美原一縣曽申納到勸誘大麥五百八十五石後來却已給還外有雲陽淳化富平三原同官華原六縣雖升斗之數不曽催納入官並各除放不用為自三月後來減價出糶常平斛斗及依條抄錄闕食戶給赴內外官倉

糴米并抄劄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依乞丐條支給米豆至六月間內外常平斛斗除倈糴指占外見在數目全然不多市上絕無糴賣物價愈更踴貴人戶流移未得定疊別無可措置擘畫遂依上條閑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糴斛斗救接前項十六七萬無營運闕食之人蓋勸誘係人戶出辦入官有餘納本倉不給價錢難以多行出辦所在閑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糴于條既無多少之限兼係令人戶自將斛斗就鄉村要便處糴賣與闕食之

人一一逐漸自交領價錢歸去與市上尋常糴賣斛斗無異止是依條比災傷之際踴貴市色減價出糴即與勸誘係是兩事元不是合催納入官之物令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賑糶斛斗等違法不當雖不知奏劾如何違法不當竊慮提舉常平司奏聞事狀內不曾子細分別勸誘與開諭依條係是兩事亦不曾分別直出辦入官與闕食之人用錢就鄉村糴賣事理大段不同別致朝廷怪責兼本州昨來至六月間人戶猶未種得

秋田累准提舉常平司指揮稱夏田災傷已重秋苗多未布種若向秋不甚豐稔則民間大段闕食要見夏災傷合用賑濟并准備向秋賑濟數目如何計置得足不至闕誤兼後來更曾蒙丁寧秋苗未有收成之望既人戶闕食本州縣自合預行勸誘有力人戶廣行出辦斛斗減價出糶中間本州除為夏料災傷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外更作秋災准備恐人戶難得米麥細色斛斗遂只開諭麤色如麻穀大麥粟豆之類約兩箇月減

價出糶共計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六石以抄劄到前項
闕食之人數目紐算于兩箇月中每人可糴一石有零
麤色斛斗只是比得細色五六斗以來喫用其預准備
秋災傷減價出糶之數雖更多於夏料若果是秋田大
段災傷闕食之民須亦更多夏料抄劄之數比之夏料
災傷日月又更窵遠元約九月下旬至次年三月終減
價出糶且只以夏料抄劄人數紐算計於六箇月以上
每人可糴兩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比得細色一石二斗

以來喫用況自來州縣勸誘與開諭體面情願糶百石物者不過糶及三二十石而止情願糶十石物者不過糶及三兩石而止昨來夏災開諭七縣積貯之家情願共糶十八萬五千餘石至八月中住罷不用會其實糶之數纔五萬七千五百餘石又只是大麥蕎麥穀豆等麤色斛斗顯見准擬夏秋災傷減價出糶起初須且開諭准備及當時萬數即臨時庶免敗事益本州内外常平倉見在斛斗數目全然不多又通夏秋作災傷准備

月數寫遠即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州縣當時惟恐
出糶不多致人户大叚流移别負罪責況于情願出糶
數中實只可望三二分斛斗普遍糶與前項十六七萬
闕食之人州縣官吏惟是奉行詔條及遵依提舉常平
指揮推行之後借其夏秋開諭減價額數告示鄉村要
鎮壓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使知廣有開諭下斛斗次第
廳肯安心等待官中措置不致大叚流移及結集為盜
亦要豪右積貯之家不亂放散所有斛斗出境内實侯

將來得雨之後立便行下諸縣裁減及節次曉告人戶更不作准備並住罷訖通夏秋開諭七縣積貯之家一千六百六十餘戶上共只減價糶過麤斛斗五萬七千餘石一斗得一斗見錢歸去與勸誘入官事理不同其閒惟三原縣出等高強李忠二戶積貯之家曾就鄉村減價糶過四百九十餘石麤色斛斗其餘多者糶得三百石少者十石五石其秋料准備之數即更不曾糶動升斗亦不曾有升斗之數入官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

下有司照會施行

一勘會本州七縣據籍主客戶共十一萬三千五十戶計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口據諸縣元抄錄未等無營運闕食之人共四萬六千三百三十八戶計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口後來提舉常平司直下諸縣勒逐保耆戶長等供析取責要無漏落官吏結罪保明自七月十五日以前及後來七縣共計流移過主客戶一千八百餘戶内却已有四百八十餘戶招誘歸業若以

本州七縣都大主客戶口人數紐算只是流移過一釐六毫以來若以元抄錄闕食之數目紐算除流移過前項戶數外猶約有十五六萬無營運闕食之人因諸縣措置擘畫賑救接濟至今粗得安居兼諸縣當夏料災傷月分境內並無餓殍亦無一人驚刼城郭鄉村三十餘處糶物不曾踐踏損一人葢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過數目雖不甚多卻為諸縣市色聞廣行開諭減價出糶斛斗向去冬春皆有準擬難更等待邀勒高價

須主逐漸將出糶賣市上麤色斛斗之價遂不曽長其闕食之人不惟于積貯之家减價糴物兼市上自有麤色斛斗可以糴買所以流移不多及不至結集作過況本州縣元開諭之意本要使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不至大叚流移今來流移數目已見得不多本要鎮壓闕食之人使不至結集作過今又已見得災傷之際諸縣並無驚刼於開諭夏秋斛斗數中只糴及一分以來非勸誘入官之物人戶各在外逐漸交易收領價錢歸去若

無所損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竊慮要用開諭已經裁減除放攺正數目與諸縣已攺措置事件坐罪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劄子

乞置京城廂巡檢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禦盜之方其大節有未備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押城外則巡檢縣尉葢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

尉與外州軍畧同而京城内廵檢之職寓于馬軍步軍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徼廵於國中而尋常盜賊舊不干預自來閑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微責輕往往返與盜賊為市而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詞并檢驗救火等雜務不類捕盜之官理殊未盡臣愚欲乞于馬步軍帥及四廂至廵檢之下別增置廂廵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内其四在新城内四壁使諸

司使副或大使臣為之隷于開封府得以職事舉薦按劾仍倣外州軍都監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專治巡檢職事亦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有專一責任之官自然人户安居姦盜屏息輦轂之治不為無助取進止

代劉摯乞外任劉子

臣荷特達之知拔用至此固不敢輕為出處但以臣術業淺陋本非大任之器累年強勉終無補報高爵厚禄有

覥面目天監在上公議在下夙夜念之不寒而栗其思
引分非止今日儻待咎惡暴揚而去必至有煩典憲以
累國體而上玷陛下任使之明則臣之罪大於今之輕
去矣然則臣之區區豈獨為全身之計哉伏望聖慈矜
其不能察其無他又非避事早賜可詔除一外任誓堅
晩節以報始終之賜

西臺集卷一

西臺集卷二

宋 畢仲游 撰

表

留司文武百官賀夏祭禮成表

臣某等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夏祭禮成者曠儀紹舉制嘉祀以躬臨精意感通燕大祇而昭格因崇顯號益茂鴻庥凡在見聞孰不踴躍恭惟皇帝陛下宅心道奥恭

已化源洽必鑒於古初功坐成於制作既巳父天而報
饗因推母道以定郊刊合祭之舊文即肇禋之吉壤逺
兹申祀還覲上儀儀泰一以躬行體汾脽而祇事禮文
煥備樂舞大陳仍仰致於徽稱示益昭於盛節紹復百
王之上垂為萬世之規天瑞著明神靈享答可得而禮
既合德以慶成無疆惟休期同符於厚載

謝賜厯日表

伏以堯熙庶績欽厯象以授時周厚生民正歳年而序

事稽古太史之法實今司天之官不獨布政于明堂上順帝則抑以誕告于下土協成歲功因是寵頒俾資考驗恭惟皇帝陛下文明光澤輔相裁成謹始建官職紹重黎之後務農重穀功高舜禹之前將待夫來歲之宜故行于正月之吉臣敢不恭承德意恪守綱條動占迎日之文仰荅後天之訓

賀冊皇后上太皇太后表

嘉禮告成徽音可嗣人神協慶日月增輝臣聞易載坤

元由順承於天體禮尊正始益統治于宸闈上嚴七廟
之尊下為萬世之嗣虞舜以興于嬀汭周文以御于邦
家尤屬昌期誕聞懿冊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聖齊文母
道翊神孫顧外治之已隆而中宮之未建博諏慶閥作
合聖明靡私戚里之親大契家人之正如茲詳擇薦示
至公繼美貽芳豈特符天之表助德理內永均亟夏之
和凡在懷生孰不增忭臣叨分使指方走邊藩無任

河東提刑謝到任表

素冠方釋復預校讎溫檢俄頒謬叨繁使曲徇由衷之請衆知補外之優驟服恩私惟深感泣伏念臣生而多難長亦無成祇緣門戶之久衰粗欲簪裳之不絕學游場屋僅綴詞科仕有爾書第逃官謗雖以庭闈而仰祿如將莞庫以終身屬聖治之更新登羣公而夾輔職由際會得預搜揚顧事效之蔑聞而禍艱之已至居廬待盡伏塚纏哀隙駟難留悲已除于歲月疲駑強起殆絕望於功名因丐外官少紓私計本懼譴訶之及更階刺

舉之榮僅免人言可量天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惟從欲道在寶慈常深察于邇言務曲成于庶物太皇太后陛下幽微必察愛育無偏謂雖疎遠之臣而有矜憐之理非特覬其孤苦亦少寄于紀綱臣敢不謹奉詔條徧詢謡俗每戒峻文之侵枉庶幾惠澤之究宣陟岵摧心雖匪逮親之禄褰帷遇事尚圖報國之忠

秦鳳提刑到任謝表

入預臺郎出將使指號為榮選恩許迭居雖奔走之常

更知孱愚之靡稱伏念臣才惟委瑣性甚倥傯飭小行以效官固非特起抱陳編而自信偶預賞延繼纏災疾之相仍坐覺身修之不振齒髪退衰而私累亦衆文墨初習而學業已荒止祈循守于官資敢意過叨於器使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總攬至公從欲推仁因能授職謂其多難雖無意于澄清恐亦盡心故特還其剌舉曲徇經年之請俾分劇部之憂臣敢不慎守綱條益思策勵豈惟犴獄俾無侵枉之寃凡是簡書當體哀

矜之實冀逃大譴少補明時

永興提刑謝到任表

奉使一方仍忝按刑之重蒞官三月遽叨易地之榮仰服恩私交深媿懼伏念臣性如學僻名與身微緣家世以仕宦為常處貧賤而饑寒不免比蒙任使益出僥逾抱槧和鉛入書林而備數升車攬轡分刺部以常優矧如關部之雄尤號兵民之衆連逮或填于犴獄推理屢起於寇攘必素有于吏能始可當於使指顧才微而昌

稱偶人乏以誤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觀能明于
因任謂臣嘗爲省府之屬體朝廷欽恤之仁知臣早服
州縣之勞識簿書期會之事故兹委付令盡拙勤謹當
砥節奉公平心持憲務廣好生之意俾無失職之嗟所
防廢弛之病民亦戒細苛之傷善更自殫于夙夜期有
補于涓埃

謝落權字表

准都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差臣提點永興軍路刑獄

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落權字者循名責實
始懼黙幽積日為勞遽叨叙進揆能匪稱省已增慚伏
念臣學不究於本原仕止承于家世雖崎嶇而從政亦
邂逅以階榮上方右文而臣預游于冊府時欲重外而
臣頻假于使軺靡自激昂視功名而寖遠謾無施設豈
歲月之足論未即譴訶更蒙陞改方緣恩而易地許增
秩以在官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日月比明乾坤均施謂
考績唐虞之大法而資格祖宗之至公雖云不以才稱

益以屢承人乏故兹假寵更畀微勞臣敢不祗守邦刑俯求民瘼務以行於寛詔冀終寘于嚴刑

耀州謝到任表

久將使指全乏吏材薦拜恩除獲當郡寄僥逾未免感惕交深伏念臣識用非長藝文無取品與材而俱下迹如操以常孤止期循守于官資何意謬更於任使三移刺部六换年華既積效之蔑聞第循書而是畏敢圖善貸賜以曲成俾外領于麾符實内承于風化不違本道

幸粗諳其物情況得近民可悉心于條教此盖伏遇皇

帝陛下體天函覆如日照臨深拱穆清察知疎遠謂簿

領沈迷之滋久雖無補于公家而疾病陳請之在前似

俯從其私欲比甞易地均號善邦非徒禄食免于飢寒

亦有民社可以施設循項至踵出自生成剖心析肝知

難報稱誓更殫於縣力庶仰答于鴻私

耀州謝免勘表

准同州推勘所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備坐到敕命為先

取勘本州縣去年因災傷勸誘鄉郭人戶過數承認減價出糶斛斗不當事奉聖旨耀州及逐縣官干繫人吏特與免勘者居官不職宜在譴訶宥罪以仁實由函覆恩私橫及感涕無從伏念臣性識本凡器能又淺徒緣干祿初學治民久預簪裳濫分符竹思究宣于惠澤惟恪奉於詔條濟以小心覬無大過適屬亢陽為災衆食頗艱既防流徙之寖多又慮寇攘之間作力無不及懼未厭於民情事已過中實自干於吏議方俟至公之典

遽蒙善貸之慈凡厥奉行與諸違及似矜本末並賜保全由天鑒之孔昭至官刑之幸免隕身奚報銘骨殊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包荒大明旁燭參二儀而博施撫萬國以和來雖云州縣之所行如在闕廷而必察特兹申命以示原情臣敢不益勵操修動遵防檢當官陳力戒吏道之偷安遇事捐軀體公朝之使過

鄭州謝到任表

恩許長民地叨輔郡本由起廢更此僥榮蒙施若驚措

躬無所伏念臣受材至薄稟數亦奇自誤使令常虞顛躓試言入館偶隨沈雋以同升奉使為郎屢以養痾而丐免比忝方州之任輒祈宮觀之除雖官序之闌珊尚要權之睥睨蹤跡薦書之所出究窮給扎之云何培土自封幾戶庭之不出燎原方熾顧玉石以奚分終賴上恩止還吏選視清流而永隔幸故步之不從屬睿聖之纂承仰王明之洞照忠讒素辨黜陟方行夫何一介之賤微亦預衆人之遣用委之刺部既漸復于官資易以

藩方示更加于器使矧如鄭圃尤近國郊素多能吏之敢為或侯責臣之均逸豈孱無似而乏可承此益伏遇

皇帝陛下道如離日之正中德合旻天而憫下幽隱皆燭細大不遺似矜去國之睽因假陪京之便臣敢不親

諭教條纖悉之意少損道路將迎之勞俾民知厚下之仁而官無留事之嘆新經大費期休養于公私益務小心吏祇勤於夙夜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分符京右方謹頒條攺使山東猥當外計恩私併及感愓交深伏念臣本以書生學從吏道和鉛抱槧既非博洽之名流攬轡登車又乏經營之旅力出沒風波之險支離疾病之餘每虞寄任之難勝顧以廢閒而為幸比蒙遣用已戴生成未遑宣布于上恩乃復叨移於劇部仍還將漕稍畀事權雖知繁使之可榮大懼謭材之速戾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道滋務于遠圖器不遺于近用謂從事詔條之內常欲力行故遣

司調度之繁試觀心計臣敢不三思厥職一意在公必祗赴于會期以圖報上務愛養其基本不至病民非專官誘之逃冀合公家之利

淮南運使到任謝表

中臺列屬再忝清曹外計選能仍分劇部並由簡拔伏積競懃伏念臣委蹟微材迂疏末學名卑不振性拙多艱偶遭際于盛時容保全于懦品近者分符京右假節山東繼被詔除復塵郎選食玉炊桂豈專空乏之憂治

藥挫鍼更抱支離之恙敢期膚鑒俯盡物情改畀事權還司將漕是謂公朝之煩使況於私計而苟完仰服恩榮交深忭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明垂照大度推慈似矜察其細微俾迭居於内外均為事任尤戴生成臣敢不益勵初心常殫病力賦輸所入勉思經畫之方餽運之餘更念紀綱之寄庶逃大譴少答鴻私

謝牽復監嵩山中嶽廟表

伏奉敕命就差監西京嵩山中嶽廟者公議難逃方縻

於罪籍上恩起廢復齒於仕途既假神祠還叨餼廩哀矜所逮感泣無從伏念臣識暗近愚才微易竭曩因際會濫預招延躬鄙行而弗思蹈迷途而忘返雖更事任迄無可稱致彼惡名實由自取釁連族累望絶搢紳儻非如地以并容豈特居家而坐廢殺身許國悵無路而灰心擢髮杜門期固窮以沒齒豈謂王明洞照聖度崇寬許磨既往之愆大啟自新之路因期歲月俾復官資示以科條例霑禄食是謂更生之異賜不同牽叙之常

恩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博臨仁深溥洽謂嘗在典刑之内雖曰罪人而凡居覆載之間莫非赤子爰從廢放常有哀矜遂至生成實踰分願臣敢不動思刻勵更慎持操深悼前非覬完晚節息黥補劓幸觧綢之親逢剖心析肝恨捐軀之無所

謝除宫觀表

伏奉敕命差臣管勾江寧府崇禧觀外路州軍任便居住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許還吏選既已逃刑就假真祠

更容擇地恩深曲被感極難陳伏念臣生則贛愚冥長而
艱苦雖久從于吏道畧無見於事功學嘗負於初心病
復纏于晚歲是以七持使節殊乏建明三竊州符僅知
黽勉名卑不振跡久彌孤嘗丐外臺亦祈閒局所幸廉
稍之不絶庶幾溝壑之未填敢意天慈洞知人欲特從
私便例獲詔除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并包仁深惻
隱謂入朝自棄既從寛貸之科而制祿有差俾免饑寒
之患似憐痕累故有惆矜臣敢不克己思愆捫心自訟

食不以事雖有媿于生成身或可捐誓更圖於報効

謝提舉崇福宮表

嶽祠假領已需起廢之恩琳館就遷更荷曲成之賜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臣頃以戇愚謬叨任使由寖㝊於操行致自觸于憲章如天地之有雷霆刑難不用而父母之譴子弟愛在其中過雖顯而猶矜禄宜收而不絶逮蠲罪籍獲從輕重之評改畀宮祠明視等差之辨既官名之可復更餼廩之加優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燭以

離明包之聖度念其抵冒雖取廢於清時及此甄收俾自新于末路假優老示恩之令爲赦過宥罪之人謹當益自省愆常期盡節革心以道迹幸免于泥塗當食而思報敢忘于犬馬

謝提舉鴻慶宫表

伏奉敕命改差提舉南京鴻慶宫者庇迹琳宫方媿窮居而竊禄拜恩蔀屋更叨改命以示還撫已兢慚捫心感勵伏念臣材資既下命數亦屯志本求通患常自掇

途既窮而知拙罪雖貸而猶汚向非仁聖之哀矜豈免飢寒而顛沛假宫祠者五任分臺務以三年比復哀鳴輙蒙恩許敢謂皇慈之下逮更茲申命以有加自揣庸常緣何叨冒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洪覆法天行堯舜之所難比湯禹而加盛以斯溥博軫及幽微俾緣資格之大公腳示等差而優老臣敢不仰懷全度俯念頹齡生欲捐軀已愧執戈而衛社死而瞑目猶將結草以報恩

代司馬溫公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伏念臣器能淺陋術學迂踈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弼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于兹日致禮有殺蒙慶澤以自天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廪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

可為益圖忠義之報

代傅欽之謝御史中丞表

年與志衰任隨責重顧訓詞之所及知稱職之為難既遜避之莫容但凌兢而失措伏念臣志雖許國識不逮人矧更患難之多已絶功名之望空荷兩朝之被遇曽無一善之可稱比假寵於官曹但坐縻于禄食懼不勝其倥偬常欲丐於清閒敢期俯降于絲綸更比溢持于綱紀仍取中司之貴名為執法之公未知報補之如何

先寵尊榮之至此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智以臨下公以待人謂風俗雖變而觀望之習未衰賦輸雖省而大均之法未立尚賢愚之並進或毁譽以相紛思得端人俾持成憲偶承空乏之遂爾叨逾臣敢不勉思語默之方感激遭逢之異識其大者雖有愧于昔人措而行之庶少俾于能事

代樞府辭免明堂加恩表

洛寢交神肇修隆典端闈孚號慶浹羣生雖慶錫之已

行揆虛庸之靡稱伏念臣技能單淺功效無聞誤蒙聖
知入置樞近未閱歲時之久獲覩祀事之嚴籩豆靜嘉
昭事天地工祝致告侑饗祖宗陟降惟勤寅恭是濟比
告成于大禮乃均福於羣生敢意具臣亦迂褒典勳加
楚秩地列周封錫以土田衍其租食雖仕于有道每沾
君賜之豐而賞以為名大懼邦條之紊伏望皇帝陛下
秉矜分守考慎彜章方畀數之載加存至公之可廢收
還新命使即舊聯詎敢飾詞是為誠請

代樞府上太皇太后表

禮成燕祀福兆羣生均大澤以旁流又具僚而沾洽敢緣兆據冒貢所聞伏念臣操行尋常技能單寡秖由幸會入預繁機更當明盛之朝獲覩潤希之典合宫親饗羣后駿奔遂隆專配之嚴以篤順成之祐顧參近列獲相多儀庖祝有官莫代煩勞之任籩豆在列第修陟降之容及奉涣恩首叨疏爵封租並進勲邑兼隆顧分願之難逾况官箴之具在茍兹幸賞實懼匪彛伏望太皇

太后陛下曲亮顧勤務裁施予雖一人有慶徧區宇以
蒙休而萬福攸同本皇心之能饗難令具位多取寵名
特止恩綸俾遑安處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三表

禮當從變雖誠請之屢聞哀已過中尚恩俞之未賜義
難獨掩道本至公敢泣血以繼陳庶察言而幸聽伏惟
皇帝陛下初嗣歷服致養已勤及奉晨昏承顏曲盡憂
勞同底治化方隆而大行太皇太后飈馭不留慈闈遽

掩所以哀推自勉戒命無聞虚便坐之深嚴辭外廷之
懇迫然而祖宗至重邦務實繁非威斷無以壓羣情非
孚號無以宣上德既動關於利害當節適于情文臣等
奉職方虔愛君敢怠苟爲瀆尊而遂默則于守義以難
安重此叩閽期於賜可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四表

拜章伏閣顧稟命以無從傾耳造廷俟俞音而尚閟深
懼萬幾之曠敢辭累牘之煩臣聞三代而上各爲通喪

兩漢以來自存爵制蓋任大而守重亦勢異而時殊故
高宗不言道猶隆於淵黙而孝文易月禮巳就于權宜
爰及本朝益尊成憲雖追慕有三年之久而聽朝于浹
日之間允合先猷方爲達孝伏望皇帝陛下仰模列聖
俯奠羣黎奉文母之遺言憫廷臣之血懇少寬哀毁自
攬權綱則庶政之繁可日憑於睿斷一言之發足坐致
於時雍實無累于孝思覬不隳于治體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五表

詞情欲竭啟處靡遑尚爾閔閵罔知所措期終回于淵
聽當更瀝于危悰臣聞王者之孝異于閨門臣子之恭
禀乎命令哀慕未平則雖由于聖性淵默自處則孰詔
於事功況遺訓之丁寧加舊章之明備儻不恭臨而總
攬則將弛玩而寖隳伏望皇帝陛下祇協大猷循勉中
制念基緒相承之重體古今順變之常損翼室之至哀
幸齋居而處決則君唱臣和將治化之可成雷動風行
符遐邇之至願

代人謝復直集賢院表

伏奉敕命特授臣朝散大夫直集賢院仍加上護軍差遣賜如故者爰流居外荷責命之寛優涣汗從中拜恩榮之驟至省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學不知方戇惟守拙偶緣家世自託公朝上辱誤知屢更煩使入綴從官之末出分使指之華四典方州兩居言責皆為要任殊之善聲每投刺以下遷輒賜環而復用向冒干城之寄猥分節制之嚴奉陛下之訓詞有先臣之遺教謂宜

綏靜而復紛紜雖自速于煩言止投閒于善地罷邊內徙媿髀肉之旋生臨壘何安徒齒牙之自訟敢期睿眷靡佚終更因宗祀之慶成易官名而復職朝家新制遂叨等級之榮書館舊遊再竊清華之選仍加勲號畫出鴻私特示優遷非徒起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洪覆秉道建中廓全圖以博臨憲先民而致治謂臣簪紳之後雖屢試以無成憫臣齒髮未衰俾回心而自効致茲寵獎下及孤孱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居官弗

懈庶無門戶之羞論報何階猶有簿書之責誓同犬馬更效涓塵

代人謝覃恩轉官表

文明纘御方濬惕勵之誠慶澤下覃遽被褒陞之典措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才不逮人器非適用偶緣樸學獲仕先朝早服官箴雖有遭時之幸晚階禁闥止由積日之勞迨神聖之嗣興實天人之嘉會雲龍在望慶千載之親逢雨露既行不崇朝而徧被豈止逃于譴域

更叙進于文階兼冒勲官仍加真食欲辭不獲旣受而慙俯傴靡遑寵驚交至此益伏遇皇帝陛下大明繼照盛德惟新憲天道以博臨俾物生之茂遂謂雖忝竊猶不遐遺從此便蕃豈徒感戴仕非為已知報國之可圖義重於生將捐軀而不顧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聖澤旁流均被生成之力寵光下逮更叨等級之榮進勲邑以兼隆銘肺肝而增愧伏念臣受才非敏臨事不

强徒以樸忠切於許國而遭逢先帝更踐累年引自外臺久費大官之廩重加新命許陪討要之繁惟此僥逾未知補報敢圖亨會冒常階衍食增封策勲加等雖湛恩之溥博要在無偏而異數之沓來莫非虚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體道厚德應期廹初政之清明霈鴻私而浹洽生民有賴兹鼓舞以同時國事無難當糜捐于異日

代人謝恩命表

寵數未安恩章復至不圖衰晚併此僥逾伏念臣頃以
妄庸常叨任寄觸危機而不悟罹罪罟以至深永分棄
捐敢期收用而屬重離繼照大號惟新祓飾殘年蕩除
餘釁輒隨勲舊屢玷寵榮雖壯志之已銷在榮途而未
絕參華左省方陪衆儁之遊方職中臺遽濫二卿之選
豈特心慚于弗稱更虞力薄而難任此葢伏遇皇帝陛
下如日至明與天合德深念品流之衆察知銓總之繁
猥以要權加于朽質雖決煩去惑本非應物之才而奉

法居官乃是平生之志以茲圖報何啻涓埃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侍臣在列方旅進以偷安省賦至繁輒就遷而爲寵理雖可避命不獲辭伏念臣早遇明時得偕膴仕中投散地益出寬恩自復官聯屢更器使出懷章綬方爲近邸之遊歸典圖書如陟道山之峻游嘗識拔使直禁嚴非惟自外而處中仍以違閒而就劇時惟内省已可深慙豈意纔玷近班復叨要任但荷恩榮之至此莫知義理

之如何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治急賢推仁念舊思濟當今之務力躋上古之隆誤記衰殘使居顯近人材序進但循資格以為常吏道多奸幸有詔條之可守冀逃罪悔少副憂勤

代人謝恩命表

異恩躐等顧物論以難安成命必行愧已材之弗稱莫遂固辭之請終懷暴得之慙益聞制祿以御羣臣之榮設爵以進天下之善才大者其祿厚德高者其爵尊凡

號王官益為公器矧如右府是為要塗必論其才德可以仰承則寵以爵祿不為虛受朝廷所慎今昔攸同如臣至愚臨事無識初以簡書而從政繼由門第以進身大道在前輒自生于荆棘半途知返慨漸迫于桑榆其在深嚴已云不次入陪宥密更出非常竊稽仁祖之任賢逮至先臣之居位猶須黽勉可副詢謀何意妄庸亦兹遭遇風雲千載適當聖政之新門户百年遂忝世官之美幡然既就惕若難忘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慎德在

初使人以器深念事幾之重試永勲閥之餘度越衆官使登要任本無雄畧可希不世之功惟有小心少濟當今之務庶全終始仰謝生成

代人謝復職表

祠官假領荷謫命之寛優内閣聯華拜恩榮之驟至名為甄叙實出僥逾伏念臣學不知方仕惟守拙爰從壯歲即曰遭時本由門户以在官所賴朝廷之宥世雖冥行履險屢至艱虞而扇物推仁每蒙起廢比膺寛憲本

合終身屬神寶之肇新順天休而澤及特湔痕累俾復

寵名幸如骨而肉生感由心而涕出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法天為大體道建中旣覃雨露之私尤憫公卿之後

致殊恩之下被雖舊物而如新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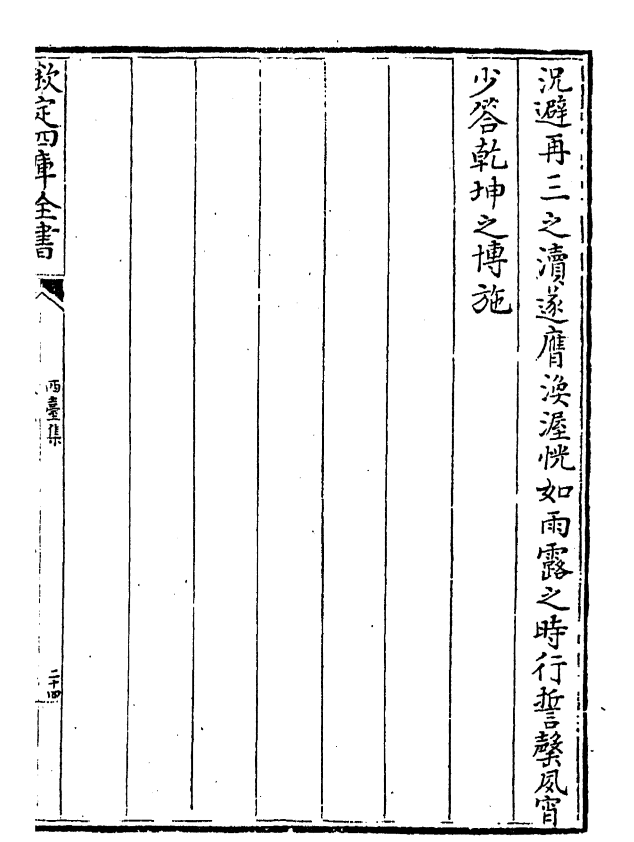
往咎衣冠在列戒重玷于清流氷蘖為心期永逃於譴

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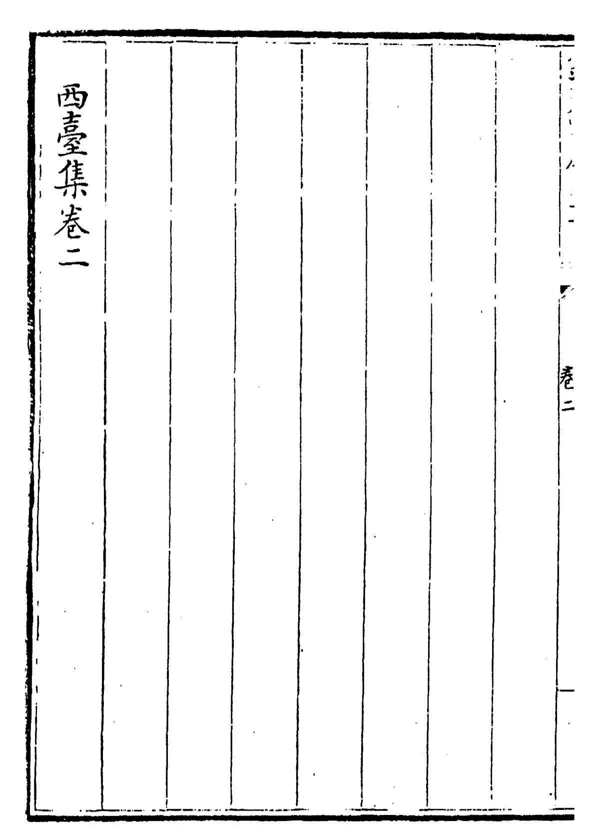
代人謝進職表

需章自列拱俟俞音温檢俄頒莫收汗令遂拜嘉而為

寵顧虛受以多慚伏念臣學謝于通儒務不明于當世遭逢累聖遂至大官辛苦一生曾無小補俾持衡而處內尤負乘以貽譏上賴保全例均榮秩猶玷撫民之重任仍叨秘殿之清資敢謂逾年更茲進職乃臣鄰之殊遇量已分以難安瀝懇露章留恩俟旨庶矜憐於遲暮俾安佚于心顏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并容深仁善貸謂嘗際風雲之會而令為簪履之餘稍屈至公示存大體下訓詞而申飭俞恩命之已成固難一二而陳



況避再三之瀆遂膺渙渥恍如雨露之時行誓罄夙宵少答乾坤之博施


西臺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三

宋 畢仲游 撰

表

代范忠宣謝除給事中表

蘭臺典領已踰分以為譏瑣闥深嚴更冒恩於不次牢辭靡獲即寵何安伏念臣學匪多聞器惟近用讀書干祿雖並進于諸生任職居官且無裨于大體曩分憂寄

自抵譴尤賴先帝之深仁許更生于盛世既獲安身之地固無沒齒之言屬日月之繼明與乾坤而等施起從廢放疊預甄收策府優游極儒林之盛選經闈陟降迺臣子之至榮況未歷于歲時更驟升于侍從職繁且要心感而慚比蓋伏遇皇帝陛下樂在得人急于圖治謂低徊而多難亦樸樕而無他併示殊私更觀晚節敢不勉疏蒙滯祗飭特操雖險阻之嘗更務激昂而自信仕非為已知報國之可圖義重於身將捐軀而不顧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還朝甚邇忝職過優寵至心驚恩難力効莫避已成之命深懷非據之慚伏念臣識慮贛愚藝文膚淺早丁昌運自奮公朝隨事獻言既無關于得失臨民布政翻自速于譴訶非曲貸其餘生安得已衰而復用圖書甚秘參廣內之雋游經訓在前侍光華之正坐况屬右文之代而聯左省之官榮幸併來心顏增愽直虞隕越豈特僥逾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道示儀坤元職載益

欲新民之耳目啟還舊物于朝廷寬其既往之愆責以後來之效兆徒衰晚曲被使蕃對不以時嘗雅聞于典故事知未正敢陰視于愆違

代范忠宣謝給事中兼侍講表

瑣闥要官經帷異選自維衰晚猥玷清班既辭命以靡從遂冒恩而居次伏念臣受材迂拙臨事闊踈祇由門戶之相傳得與衣冠而並進謬更煩使寖陟清途志敢望于有成言以狂而無補謗雖不免寵已繼來知無後

效之可圖每媿先朝之再造及陛下重離委照麗澤旁流方悉力於乘邉敢萌心於處內既升要近復賜名還新政方行已喜朝聞之道舊游如夢更叨夕拜之榮俾入講于金華遂常親於玉色其為幸會遠絶尋常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聖道生知孝思善繼纉正朝廷之大體述成祖考之遺謀布政之初以人為急如臣不肖被眷尤深父子遭逢雖在一時之內君臣際會凡叨四聖之知施及衰年併蒙除奬內維白首殆種種以無堪顧有

赤心尚惓惓而思奮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去國彌年方載臨於两壘還朝不日遂升隸于東臺仍參帝幄之游以待聖謨之及將何上稱第有中慙伏念臣少乏異才長惟拙守在官論事既無經遠之謀為政治民又乏可書之績徒以朝廷之樂善或緣家世以用人已廢復興雖窮若達遠四方之承化與萬物以歸心忽于鼓舞之中而被甄收之渥黄扉嚴近遽使叨居黼

坐燕閒獲從勸講材資甚薄職守太優豈聖代之乏人乃公朝之念舊懇辭弗獲際會可知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淵懿內充聰明旁燭酌民言而布政公天下以為心致使衰遲亦蒙簡拔敢不寅思官守屏去身謀務昭內外之情少發聖賢之蘊腐儒已老雖非適用之才善政日新姑盡可陳之力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謝同知樞密院表

渙汗難收恍辭遂格偶以衣冠之後得陪帷幄之謀俯

念庸虛大虞隕越伏以右樞之府雖非古官本朝以來乃為重任出納萬務陪國論之機宜經畫四夷繫邊民之舒慘必智足以周事之變德足以厭人之心然後上無憂顧之勞下有乂安之俗因時得位雖可望于功名以道觀能固不勝其憂責如臣者早逢亨運偶陟榮塗幹蠱私家雖未忘于先訓服勞王事且無異于常人而自大政清明衆賢登用亦從孤遠屢玷寵靈懷欲自陳莫避三銓之要恩私游降遂陪二府之聯席寵未安拜

恩尤異既榮且驟因駭而慚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
至德誕敷陰功協濟丕冒幅員之内不違房闥之間欲
尊奬于前人故延登其後世敢不祗念祖宗之成憲更
參今昔之常情祈以聖謨施於國事庶無大譴以荅鴻
私

代范忠宣辭登庸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隕越敢圖重位輕畀具臣竊以任官之
難莫如置位之重必有潛德方能濟時故陰陽事之

本也而責之調和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内總百揆外懐四夷茍非學通至治之源則必不勝今日之任况在盛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匪深知才難重任自陪機要久之勞能動迷取舍之方多失事機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鄙俗不和盜賊閒發論空陪於帷幄智惟見于薄書方思引分以投閒何意誤恩之躐等忽從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于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茍懐冒昧必至顛隮伏望皇帝陛下待以至公考于外議念臣斗

筲小器豈堪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出古人之糟粕已玷樞機之近敢超鼎鼐之崇非徒物論之由生可懼民情之未厭特收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造廷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觀德庶幾善化之成言出肺肝期于得請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憂至豈待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訟于難安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釐庶官而分職則

始于論相蓋量材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興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囘四方繫天下之安危為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嗚呼其難臣外之聲猷中惟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為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之眷許陪機政之繁身已涉于再期事蔑聞于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之羞忠義未忘益賴先臣之澤尚因循而竊祿以去就之須時敢謂旁求更加大用超中臺之峻秩兼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猶

增道欲休而更遠敢云辭寵蓋實自驚伏望太皇太后
陛下曲軫皇慈少矜危懇念自昔工師之衆尚遴任以
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于造次收還時柄更授
宗工則傳之將來始號至公之舉因人有作可成不世
之勲言欲必行詞非敢飾

代辭第二表

愚誠切至聰聽未回心欲盡而知難詞雖繁而不避竊
以宰相之望古人所稀蕭曹賢也第聞清淨之風房杜

才也猶愧禮樂之任茍匪盛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而充位既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載見于後王方今中外晏安賢能輩出況屬兩宫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時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疎徒以先臣之義方得備公朝之官使比更事任屢積瑕疵晚預政機止因際會常欲逡巡而自弛正懐進越以居前未嘗賜玦之仁更處持衡之重夙宵内省震悸

交與伏望皇帝陛下考慎其人明揚以道巖穴退處或遺先覺之天民搢紳在朝宜有無雙之國士與之戮力藉以興邦如臣至愚苟黜幽之未至于時無補尚假借以為多悃愊之私徬徨以俟

代辭第三表

重寄難任可勝虞于顛覆恳言未許蓋不盡于精微敢以淵氷再干旒扆竊以眷求碩輔師長百工繫華夏之觀瞻為士民之擬議以所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

謂非常豈容虛受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頃自秉邊
名令處內幾有九遷之峻仍叨三接之勤身則甚榮事
將奚補矧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飢渴于太平宜得
名賢使當時柄顧如疵賤難爾僥逾廊廟論功雖匪沾
沾之易斗筲在位定為齪齪之人何假煩言始能辭寵
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大啟遠圖借使乏才猶難輕
用保祐盛世自應崧嶽之生賢敷求逸民宜有傅巖之
肖象還其前命復以故棲則臣雖被遇而無堪有以自知

而為解頰殫危懇拱俟俞音

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筦事樞已岀遭時之幸進聯鈞軸尤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疾顛戒虛名之綦得冀誤恩之可復嘗昧死以屢陳及奉訓詞莫追汗令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亦既超逾惟知震懼伏念臣行非高世才止中人英祖好賢嘗叨于言責裕陵善貸復寘于刑誅逮初政之清明方乘邊而鞅掌不圖白首謬倚清衷就假寵名

繼掌收召曽無三月已預柄臣逮此二年遂尸相事仍
自二樞之列超升端揆之崇兼右省之隆名開侯封之
新國陪敦厥賦明告在廷近世未聞迄今猶恐所以拜
章瀝懇俟命居家卒不獲辭衆知非據此葢伏遇皇帝
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為悼風化之未淳思太平之可致
更緣虛位因使備官既無見於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
虞朴學終累國恩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
敢固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既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材微易竭恩重難辭矧遭明盛之朝而戴崇高之位榮非已稱寵實心驚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考慎其相允釐厥官必總制萬幾能成風俗之美協宣一德以名陰陽之和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茍或無能而當路則將循致于病民如臣者學本承家仕慚干澤平時幸會被遇三朝晚歲間關竟歷二府方念煩言之必至敢懷要地以爲安舊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

樞之次超居論道之崇啟侯社之故封益爰田之真食需章避命伏省遷恩終渙汗之莫回知眷求之虛辱大踰分顧殊極憂兢比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公延登以恕念為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誤以象賢蒙慈注意聖謨在上敢愛力于明時免策未加更悉心于大體庶無稗政以累後人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侍祠太寢方成陟配之隆孚號公朝首濫褒升之渥事

雖循舊分實難安伏念臣力弱才微志迂質朽徒還累聖
獲厠近司無報事機更尸政柄陰陽或愆而未明燮和
之理苗頑可格而不知鎮撫之方雖勉盡于孤忠但奉
行于成憲而屬肇稱宗祀考合上儀祇戒精專肅雍永
享內受百神之職外來四海之恭及釐事之告成在臣
力而何有敢圖睿睠曲霈鴻私增侈爰田重加真賦問
其禮則不越典章之舊語其勞則僅如陟降之儀乃分
之常奚功可錄實虞非據自揣無名伏望皇帝陛下函

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厥誠之可憫鑒所説之由衷追寢
徽章俾安分守則兩宫在御知涣汗之無私百職造廷
庶强顔而安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闇俞音尚閟義可辭而難止心得請以為安敢
瀆高明再殫悃愊竊以祭而惠下雖出至恩賞不以能
即干公議臣位居衡弼職總官師乏嘉猷以濟事之艱
難無雅望以重人之觀聽苟更貪以褒賜將下啟于紛

紘非止累身固當體國惟兹祲祀厥有常勞上則由大孝以感通下則以羣公之顯相用能成禮昭格殊休謬典領于攸司實支離而即事幸免譴訶之及敢期數錫之蕃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燭以至明矜其小節雖加地進律為臣子之至榮而褒德顯功亦聖王之重事願輟已行之命俾無妄予之譏則遂成蕩蕩之公朝豈特取區區之私義

代范忠宣謝明堂加恩表

瀝懇露章留恩侍言賦訓詞之申飭知汗令之難回竟
起拜嘉永慚虛受伏念臣學非自得道亦晚聞正以遭
逢塵于近要及茲晚節遂領繁機職雖冠于代工事未
忘于補過幸遇皇帝陛下靈承寶煦祇述燕謀迹嘉祐
之明禋復總章之並配禮文既輯孝感遂通款真宇以
薦誠包圜壇而兼饗比膺介福首睠近司第其夙夜之
勞益以陪敦之賦恩逾望表愧溢情涯祭澤方行始懼
支離而不稱命書既下猶知遜避之當然徒罄所聞卒

云不獲寵驚交至俯僶靡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德動天推仁及物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欲衆人之皆享故令孱昧首被襃優敢不見義則從惟忠是力務獲公家之利敢懷私室之安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渙然出綍既成命之難稽惕若負芒知上恩之已過措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本乏異能早尸榮禄謬入陪于帷幄更冒進于機衡名隨器以兼尊任與憂而俱重

未聞一得可報萬分昨者考古定儀酌今崇饗奉一純而致告備萬物以綏成適以官聯得專使範幸多儀之親覯在嘉祀以奚功豈謂太皇太后陛下以道博臨因天貺賜謂聖能享帝雖所出之由中而福降自天益可均而及下反類功疑之重深慙邑入之多徒冒譴以固辭卒叨榮而兼處誓罄夙宵之力别酧覆幬之仁

代范忠宣謝加恩表

熙事告成湛恩下霈曲頒寵數延及具僚遜避莫容兢

榮交集伏念臣生惟拙守學匪通方向以遭逢遂忝鼎司之重及均出處猶紆衮紱之華屬大享之虔恭煥多儀而明備神靈燕格天地貺臨第聞諸福之咸來方誦孝思之所感而明綸忽降恩紀增隆顧非執事之勞而冒加田之賞大踰分願徒益震惶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燭以睿明矜其贛陋謂持衡當軸昔雖績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蓋示朝廷之大體誓勤夙夜少効涓埃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祀典交修益由衷而致饗恩章下逮雖處外而不遺名有故常實為榮遇竊以祭而惠下厥有常經賞必顧勞則為公器而臣頃緣際會常處近司逮此保全猶叨郡寄方承流而自勉屬丕事之有成曾微夙夜之勤亦預便蕃之寵爰田增侈真食有加想煇翟以知慚顧絲綸之已辱遂叨成命第訟罔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與衆人而偕享期永堅于晚節庶少答于鴻私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備殫愚欵雖曰報聞尚有忱辭期于必達大懼悔尤之至非徒冒昧之慙蓋聞自昔盛王因時恤祀三代而上畀煇翟以示恩兩漢以來及郊縣而霑賜惟本朝之有作比振古以增隆凡備物以親祠則敷天而均慶蓋欲奉承神貺祓飾治功而臣能薄位高才微祿厚介于坐論莫紓宵旰之勤責以具瞻豈有儀型之美比進陪夫禋享乃專總于使聯曾非任能已蒙善貸豈可更叨恩

典多取戸封掩澤物之殊私為持衡之假寵但由沿襲實重僥逾伏望皇帝陛下深軫淵衷勉回鴻造念兹申命雖已出而如綸收以待功則無譏于反汗庶幾疲苶可盡糜捐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丕事繼成純禧方洽特均寵數先被寀司顧居位以無能敢冒恩而招悔伏念臣器惟適用之小才乏兼人之長出入四朝曾無一善周旋二府謬列三階雖兹大饗

之度恭益亦備員而上下典章明著多士肅祇物有司存禮惟斯稱至于被天地之貺格神靈之歡由聖德之無為亦孝思之所感如臣匪敏惟戾是逃幸不至于顛躋敢上煩于寵獎而明綸忽降恩典過隆曾無告后之猷而預加田之賞大逾分願尤累聖知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軫睿慈曲矜拙守謂持衡當軸既實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豈虛名之可受俾還廷號免紊邦彞

代范忠宣坤成節進功德表

天正紀候方膺來福之祥坤載儲靈適協誕生之慶合
朝綫而晉忭流宫壼以騰歡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懿德
内融陰功默運輔先朝而允治翼聖嗣以成能加美王
猷坐隆母道星纒髣髴動軒陛以增華月夢流傳與帝
宸而參會徽音允塞景算延洪恩洽諸臣禮行中禁臣
久叨榮禄今遇休期迹雖厠于近聯詞實慚于善頌歡
誠激切倍萬常倫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位正母儀慶流壼則爰臨誕日冒薦私誠繙鹿苑之秘文集鷲峯之淨侶恭憑妙果申祝福祥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功翊基圖道光房闥濬源有自資佛力以彌深植福無疆界壽祺而不旣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坤儀博厚式當誕慶之辰竺土流傳夙契真如之理爰憑妙果式禱至慈繙海藏之秘詮發潮音之梵唱伏願太皇太后陛下虔資佛力增錫壽齡太姒徽音益

光昭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於萬年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蘭秋啟序方逾簡定之元沙麓開祥適協誕生之慶敢申善頌妙結勝緣演清梵于魚山繙秘文于龍藏

伏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尊房闥功冒堪輿母儀三朝子來萬國對上靈之純錫翼嗣聖於丕平爰丁震育之辰敢罄延洪之祝伏願以明佛日等固金輪太姒徽音益光明於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平戎綏畧靡用干戈克敵雄才自還里閈豈特疆埸之効順行知鋒鏑之可消患弭一方治形四海伏以善戰之至初無勇功神武之行亦云不殺矧羌夷之不靖本小醜之易除始非得巳而用兵終則招攜之有道巢穴可窮而不問邊陲安堵而自如情狀奚殫欵誠屢至遂聞革面相與嚮風既内懾於威靈遂盡歸其俘獲殆非力致純以德來矧是生還率常死節度湟伐木不煩充

國之謀謨廟賜田如見子卿之返此葢伏遇皇帝陛下
上仁兼覆盛德惟新小雨漢之邊功盡三王之能事眷
惟士伍偶隔聲名鞮譯在塗既奉君臣之義裳衣改衽
復從父母之邦邊候告寧人情底豫豈異七旬之格是
為千載之逢臣頃領政機親聞睿算比分憂寄獲覩成
功再拜奉觴雖阻漢庭之列大書作策永為宋史之光
感頌之私倍萬常品

代范忠宣謝賜姊萬年縣君冠帔表

恩在令中方瀝肺肝之請寵由意外遂沾手足之私遂
加美於一身實增光於兩族叨榮為幸報賜何階竊惟
賦人臣以事而念及其前人憫公卿之勞而不忘其後
世求之在昔已曰稀逢而況事非出于故常澤遍加于
內外實為殊遇盜異況恩惟是女兄蕞然嫠婦佩紉即
事早悲託體之同恤緯在庭未被及身之寵私誠仰達
聰聽下臨特頒冠服之華不易衣裳之令恩由中出榮
可家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與人同聖由天縱親奉

神宗之遺澤緬思仁祖之任賢念及寡居申惟華飾庶家聲之不泯知德賞之有由惟是孤臣將何報國拜天子之命幾顛倒于衣裳比大夫之妻更增華于車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聞睿慈下逮靡從改授曲示匪頒顧同産之遭逢見異恩而特達伏念臣早緣中教寖服榮階尸禄已多在公奚補雖兄弟之並仕顧姊妹之寡存偶因可請之恩願易從中之賜敢圖聖念深軫私門遂使遺嫠坐

蒙華寵被之首服可慚圭賓之卑煥若霓衣如荷璇霄之降榮逾所望感極何言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體道安民示慈愛物靡閒幽微之賤兼存衣被之功更以先臣貢其遺體寵均在笥置私室以光華徒有同胞望公朝而感泣

代范忠宣謝賜生日禮物表

歲月云來方起劬勞之想雲天在望遽叨錫予之優雖有故常殆由遭際伏念臣早承父訓鞠自母慈比知從

政之方已匪及親之禄迨兹榮遇僅可移忠適丁載育之辰尤抱早孤之嘆敢期睿睠特賜匪頒厚以饒牢加之醪醴尿王人而臨諭辱詔旨以申褒踢地知慙隆天被澤比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勞庶政體貌邇臣以將責其事功故每同其憂樂知有嘉生之意曲推及物之仁誓罄拙勤仰酬恩造

代范忠宣謝并州到任表

政兼四路地控二陲為襟帶於北方實股肱之重鎮置

帥之舊常須得人進職而居併爲異數伏念臣本非聞道但欲保家而被遇三朝效無毫髮蒙知二聖速若風雲登覺事樞入司政柄第奉行于典故夫何有于經綸始疑高位之疾顛更得价藩而爲寵迨兹期月復溢恩崇冠書殿之清班總邊機于祇省具在前者多名德之相望自視缺然懼憂勞之難副亦既受任敢忘盡心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治法禹湯仁如堯舜念嘗侍軒墀之末是爲心膂之臣爰曲加體貌之隆特委兵民之任尚有

唐之風俗承列聖之涵濡惟知愛人敢或生事庶幾一得以報萬分

代范忠宣謝賜醫官章服表

私指冒聞蓋恃聖君之含貸特恩如請更窺天語之温純曲被丁寧惟深隕越伏念臣頃緣遭遇過竊寵靈不戒滿盈自取顛覆擠九淵而難拯視萬鬼以為隣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纂服當天體仁澤物務為蕩滌施及匪殘拔之於幾死之中還之于絶望之後官名悉復里閈

得歸因遣侍醫隨療沈瘵既更生而為德仍起廢以推慈力盡出於公家心靡遑于私室輒殫危懇妄有哀祈敢謂神聖重矜朽𧶘興期湯熨之速效且非藩服之常恩併受訓詞示存眷待俾在桑榆之景更効芻蕘之忠然臣外已支離中加昏耄但知感泣無復激昂伏枕待終將何裨于君父捐軀報上更當勗于子孫

代范右丞謝再出知潁昌表

衮紱再紆尤積妨賢之咎錦衣未改還叨入里之榮復

書殿之隆名進治官之崇秩恩私曲被感涕無從伏念
臣以一介之庸愚遭千年之盛際立身寡與但遇聖朝
謀國何功遂階丞弼微勤勞之可紀徒內外以迭居一
昨名自鄉邦入司政柄氣與神而俱耗老隨病以交侵
聽視不全識慮尤短逮以人言而自訟終煩聖度之含
容待其疲曳而不支然後逡巡而得請仍加異數付以
舊藩兼出入之恩輝盡始終之體貌益為僥倖有靦心
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念其充位

幸樸樕以無他雖或誤朝由衰遲之已甚不止奉身而善退仍容假寵以榮歸然臣被遇三朝徧更二府壯年遇事冀有補于萬分晚歲得君訖無稱于一善尚累撫民之寄徒懷去國之慙誓以餘齡更酬洪造

代范右丞謝頼昌到任表

非材而居高位戚以自貽去國而守大邦恩由善貸感慙既極恐懼益深伏念臣學匪通方仕緣遭際頃塵榮近即抵譴訶已甘自屏于明時何意獲伸而任道叱蒙

收名屢被旁求遂越稠人預聞機政而臣年齡已暮知識久昏外乏建明中多忘忽有如物使初轉喉而不知逮致人言雖齚舌而何及累奏封而自列伏砧鑕以是宜敢謂上恩示之大度止令去位猶假輔藩不徒禮貌之優更委撫封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運舜道用中愛物如傷以仁觀過似矜晚節持屈明刑臣敢擢髮思愆沒齒自訟嘗叨重任況終賴于保全未盡餘生當力圖於報効

西臺集卷三